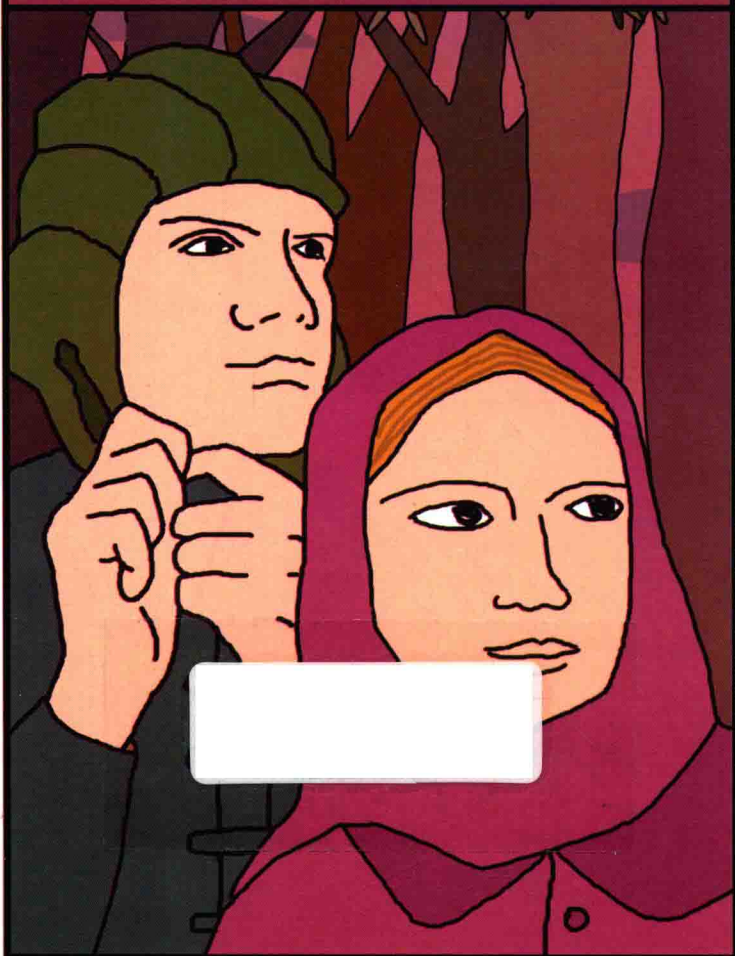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ZHUOYAHESHULADEGUSH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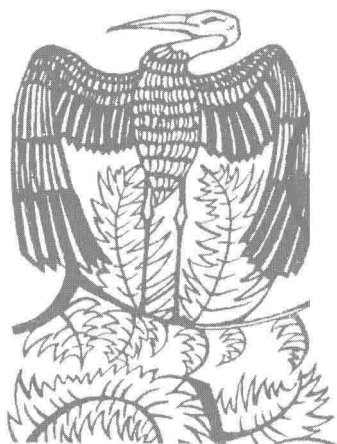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ZHUOYAHESHULADEGUSHI



原著 [苏联]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编译 谢锐鑫 陈昆华 谢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 (苏)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
谢锐鑫, 陈昆华, 谢姝编译. — 南京 : 江苏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11.1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398-8

I. ①卓… II. ①科… ②谢… ③陈… ④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133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责任编辑	陈文瑛
封面插图	布克布克文化
装帧设计	王 莺 叶 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6-5398-8
定 价	1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1941年6月22日拂晓,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了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近五千架飞机和三千四百一十辆坦克,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奋起自卫,反对法西斯德国、保卫祖国的伟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

当时还在读九年级的女中学生卓娅毅然告别母亲和弟弟,加入游击队,成为卫国战争中的坚强战士。经过短期培训后,卓娅和同志们一起深入敌占区,埋地雷、烧敌营,表现得机智勇敢。1941年9月的一天,她在焚烧敌人的马厩时不幸被捕。凶残的德寇对卓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和侮辱:长时间严刑拷打,逼迫她身着单衣、赤裸双脚在雪地上行走……坚强的卓娅经受住了所有非人的折磨,不肯泄漏半句机密。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把卓娅送上了绞架。

从小就与姐姐情深意笃的弟弟舒拉得知噩耗后,怀着为姐姐报仇的决心进入坦克学校学习,成为一名坦克兵,驾着坦克奔赴前线。他身先士卒,率领士兵奋勇杀敌,屡建功勋,先后获得卫国战争一级金质勋章和红旗勋章。在1945年4月,二战胜利前夕,不幸牺牲在攻打哥尼斯堡的战场上。

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痛失一双儿



女，悲愤欲绝，但她并没有消沉，而是拿起了笔，用朴实流畅的语言，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姐弟俩从出生到牺牲的一幕幕生活场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对英雄姐弟的成长历程，并从中受益。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在中国家喻户晓，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青少年，像英雄姐弟一样坚强、善良和勇敢，勤奋学习，积极劳动，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在保留原作的风貌的前提下，对故事情节进行了一些取舍，使之更加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



目 录

杨树林·····	1
女儿卓娅,儿子舒拉·····	7
外婆·····	13
姐弟俩·····	17
在西特金村·····	22
寄放外婆家·····	31
团圆·····	36
言传和身教·····	43
小帮手·····	48
新学校·····	52
书和新大衣·····	56
13 的倒霉与幸运·····	61
长者风范·····	64
美妙的地铁之旅·····	69
夏令营·····	72
日记·····	77
白棍儿·····	84
情系西班牙·····	87

舒拉画画	92
打赌	97
丹娘·索罗玛哈	100
第一份工资	103
好老师	106
最高标准	110
化学得了“很好”	117
独处自省	123
忠于职守	126
辞旧迎新	131
大难突袭	136
姐弟情深	139
巧遇盖达尔	142
同班同学	145
绿林风声	150
毕业舞会	153
难忘 6 月 22 日	158
舒拉的秘密	165
罪恶的炸弹	171
你用什么帮助了前线	175
辞别	181
卓娅的另一本日记	187
里多夫的通讯	192
为国捐躯	198
克拉娃的信	204
与舒拉相伴	213

化悲痛为力量·····	216
祝我一路平安吧·····	219
军事记者里多夫·····	225
我很愿意活下去·····	229
工作帮助了我·····	235
前方来信·····	238
舒拉壮烈牺牲·····	242

附录：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导读·····	246
-------------------	-----

杨 树 林

我们村叫“杨树林”，位于唐波夫省的北部。据老人们说从前这里有过一片茂密的杨树林。可是从记事起，我就发现人们早把那片杨树林忘得干干净净了。

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围在村子周围，伸向远方，一下子看不到尽头。临近村子的地面却被一道道深谷割成了零零散散的碎片。深谷就像贪婪的大嘴巴，每年都在扩大，那些建在陡峻的高坡上的村边的农舍看上去马上就要跌到谷底去了。寒冷的冬天，饥饿的野狼在深谷里忙忙碌碌地奔跑着。幼年时代的我非常害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家门，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雪，无边无际，还夹杂着恐怖的狼嚎。当然有时听到的狼叫是真真切切的，有时完全是过分绷紧的神经在和自己开玩笑。一到春天，这里就成了花的海洋。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漫山遍野。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只要你愿意，可以采满满一捧带回家去。

我们的村子很大，村民有五千多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或者是莫斯科打工挣钱，因为可以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压根儿养不活一家人。

我出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父亲名叫齐莫菲·西门诺

维奇·秋里阔夫，是村公所的文书员。他没上过学，可是认识字，而且特别爱看书，称得上博学。每次和人家意见不同，他总是引经据典地和人家辩论。

我在村里上了三年小学。1910年秋天，在基尔山诺夫城的一所女子中学，我迎来了我的中学时代，这里有我很多值得珍惜的温暖记忆。教我们数学的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老师教学有方，枯燥的数字公式也被他讲得生动有趣。他的太太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教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是那么年轻，那么活泼，又是那么和蔼可亲，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她总是面带微笑，让我们也跟着她扬起嘴角。她让我们为俄罗斯文学动人的力量、鼓舞人心的情感，和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所深深折服；她让我们知道，教师工作是一种高深的艺术，必须像孩子一样天真活泼，又要像哲学家一样思维清晰，当然，最主要的是应该热爱孩子。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从没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爱——她看我们的眼神，她亲切地搁在我们肩头的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遇到失败时，她总是黯然神伤。同样的，我们也深深地爱着她：爱她洋溢着青春光泽的美丽容颜，爱她平和而思索着的神情，爱她乐观慈爱的性格，爱她对教师事业的无比热爱。

那时候我对莫斯科充满了向往，一心想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再也拿不出我的学费，我必须回到家乡去帮父母一把。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杨树林。

在基尔山诺夫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十月革命的消息，不过

那时候我并不真正了解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那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好像身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城市里到处都在狂欢,红旗迎风飘扬。最普通的士兵、工人都在大会上登台演讲,说的都是些充满激情和兴奋的新字眼: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共产主义……回到家乡之后,被我亲切地称为哥哥的小伙伴谢尔杰告诉我:“新的生活开始了,柳芭,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去参加红军。”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小孩子。我忍不住向他请教:“哥哥,那我干什么呢?”

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教书呀! 你看吧,从今往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似的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都要上学,再也不会文盲了。”

过了两天,他就去参加红军了。我也立刻到人民教育局去报到,他们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做了小学初级班老师。

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三俄里,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农舍很简陋,屋顶全是用麦秸铺的。

建在村尾的学校多少让我感觉了一点安慰。它原本是当地一个地主的家。旁边的几棵山楂树虽然树叶有些发黄,可是殷勤的树枝却把火红的山楂伸到窗前,让人不由自主地心情愉快起来。房子坚固宽敞,有前庭、小厨房和两间屋子,其中较大的一间屋子做教室,带有铁窗板的小间是给我住的。我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术本、钢笔和一大瓶墨水,放在桌上,就走进村子里去登记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

我挨家挨户地登记,一开始人们对我有些戒备,有一位高高瘦瘦的老奶奶很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对我说:“登记这些小丫头干吗,她们要学什么呢? 织布,纺线,将来嫁人,哪一样用



得着识字啊？”

我用哥哥的话回答她：“现在不是以前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我登记的三十个孩子全来了。

从这天开始，我就一个人照顾三个班。趁着年幼的孩子们学习写字母，年龄大的孩子在做算术的时候，我就给中间的二年级孩子讲为什么会有日夜交替。要去批改大孩子的算术作业时，我就安排二年级抄写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年幼的孩子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就回到他们桌前，领着他们读课文，他们一字一字地大声念：“妈——妈，玛沙——吃——饭！”

虽然很辛苦，但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甚至没有感觉到时光的飞逝。邻村一位有经验的老师曾来听过我的课，他热情地鼓励我：“孩子们这么喜欢您，您的教学很成功。”

在索罗维延卡教了一个冬天之后，新学年我被调到了杨树林。

虽然很舍不得朝夕相处了那么久的索罗维延卡的孩子，但可以回到杨树林，回到亲人身边，我很高兴！

在杨树林我遇到了童年时代的好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论心智，论经验，我完全不能和他相提并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当了一年红军，退役后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的图书馆。

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小学生和老师们组织了一个话剧组，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留比木·托尔佐夫。他还是我们的

组长兼导演。排练就在这间阅览室里。

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一起，总是令人愉快的。即使有人说错了台词，或者发出怪叫，莫名其妙地乱跑乱跳，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毫无恶意地加以模仿，他的动作那么滑稽可笑，那个犯了错的人在大伙儿的笑声中就接受了批评。我喜欢他的笑声，那么响亮，那么天真烂漫，那么富于感染力，和任何人都不同。

不久，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搬进了他的家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家里还有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十二岁的弟弟菲嘉。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还在红军中服役。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生活和睦，幸福融洽。他很有涵养，从不会随随便便地说什么甜言蜜语，他的爱全部融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孩子呱呱坠地了，满屋子里都是响亮的啼哭声。

“恭喜，是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把孩子抱给我看。

白白的皮肤、乌黑的头发、湛蓝的眼睛、身体小小巧巧的。看到她的一瞬间，我觉着自己好像一直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子。

“女儿就叫卓娅吧，好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提议。我同意了。

这一天，是1923年9月13日。

女儿卓娅,儿子舒拉

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世界上的婴儿都是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什么也不懂,什么也看不到听不清,只会大声啼哭,给大人添麻烦。

其实不是这样。我相信,在一千个新生儿当中,我可以一眼认出自己的小女儿,她的脸和眼睛都是那么特殊,她的声音也与众不同。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守在她旁边,看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被我紧紧包裹好的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从浓密的睫毛下面凝视前方。

令人惊讶的是,婴儿似乎每一分钟都在生长,都在改变。我的小卓娅,忽然就开始关注声音了,正在大声啼哭时听到有人说话,她就不哭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她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把视线投到她的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转移到奶奶或非嘉叔叔身上。

有一天,那是最让我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向摇篮俯下身去,卓娅注意地看了看我,想了想,就忽然笑了。有人告诉我,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所有的人都这么笑,可我知道是他错了!

卓娅生下来时很小。我听村里的老人说洗澡能让婴儿长

得更快,就经常给她洗。平时,我总喜欢让她待在新鲜空气中。虽然冬季临近,可我仍让卓娅露着小脸蛋在院子里睡觉。

我的母亲和婆母都叫我不要动不动就把她抱在怀里,免得把孩子宠坏。我老老实实在地遵从了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在夜里睡得很甜,从不要人摇她或抱她,长大之后性情也很安静。

有时候她的菲嘉叔叔会走近摇篮对她说:“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一边冲他笑着,一边唧唧呀呀地发出完全不相干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真的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而且越来越清楚。我还记得,在会说“妈妈”“爸爸”之后,卓娅自己发明了一个奇怪的词“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就会脚尖点地挺起身来说:“阿波!”我们慢慢猜出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抱我”。

卓娅还没满两周岁就当上了姐姐,她的小弟弟舒拉一出生就扯着嗓子大声哭叫,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他比卓娅胖,也壮实得多,但是眼睛和姐姐一样明亮,头发也是乌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吃饭的时候让她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和大人同桌进餐。她很会照顾舒拉,如果发现橡皮奶嘴由他嘴里掉出来,就立刻塞进他的嘴里;如果他醒了,屋里恰巧没有大人在,她就会走过去摇他的摇篮。我也常常找卓娅帮忙,拿拿尿布啦,递个碗啦,或者收拾收拾书和椅子之类的。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听我吩咐,做完之后总是问:“还有什么要做呀?”在她三周岁,舒拉一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来转去地玩，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它忍不住就挥起了尾巴，谁知却打到了我。卓娅立刻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然后看着我，坚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站在一起可有趣了：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都这么说：我们女老师的那个小子横竖一样，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那么高。

这倒也是实话，舒拉很胖也很结实，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卓娅照顾他，有时候还会严厉地呵斥他。

卓娅开始说话时就说得很清楚，从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到了三周岁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他担心。有空就要求他跟着自己练习：“舒拉，你说，列舍托。”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是‘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怎么就搞不清楚呢！”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用手打了一下舒拉的额头。可是两岁的学生比四岁的老师力气大，他愤怒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走开！”他气愤地喊，“你凭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却没有哭。

过了不久我又听到她的声音：“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柯鲁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